西厓裝飾畫集
新穎藝術結晶
取材通俗·含義深刻
·基本定價十二元·
耕耘出版社出版

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第七八七號（今日一張半 售價二千元）
[illegible]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illegible]
發行人 [illegible] 時代書報出版社
業務部 上海斜路六號弄（[illegible]） 電話三一五一一 [illegible]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九二八七號

今日四場 二時 四時半 六時45 九時正
杜美
蘇聯豪華五彩鉅片
青春底旋律
充滿青春活力·瀰漫新生朝氣
力的表演 美的欣賞 生的意志 動的旋律
特別討好觀衆同時加映
五彩卡通 名貴 片中國語報告
下期開映 歡樂歌 孩子的夢

華萊士向四千人演說稱 美國民主面臨嚴重難關

〔合衆社洛易斯維爾廿二日電〕華萊士廿二日向此間四千會衆發表演講稱：黑暗之反動勢力已使美國非常接近於一九三二年時德國之局勢，美國之民主已遇最嚴重之難關。渠稱：「在短短數日內紐傑賽之共黨集會被暴徒搗毀，賢城之進步公民集會遭暴徒襲擊，而洛杉磯之民主黨集會亦遭暴徒之搗亂。此類暴動乃全國報紙、電台及我政府中最高級官吏所叫囂之仇視、恐懼、與猜忌之言論必然之結果。」渠亦提及杜魯門總統防止通貨膨脹之各項建議稱：「余深喜總統已再度變其思想，同意余之民主之限制、管制爲必須者，而由獨佔企業之私人管制乃我人整個民主制度威脅之意見。」

英美對德政策 公然丟棄三強協定
主張分裂德國阻撓其民主化

〔塔斯社莫斯科廿一日電〕『消息報』國際觀察家著文稱：行將舉行的倫敦外長會議開幕的日子越近，倫敦商業區和紐約華爾街所彈奏的關於對德政策的曲調就變得越露骨，英美對德國西部的計劃也越發明顯了。杜勒斯所宣佈的口號，大意說：切勿假依德黑蘭，雅爾達和波茨坦，預料美國和英國的全部反動報紙必將狂熱地附和並且鼓吹這個口號。過去在德國問題上背棄波茨坦的決定時，還以虛妄的言論作爲掩飾，就是武斷說蘇聯不肯承認德國經濟上應該統一，不然也要以空洞的老生常談說英美納稅人負担過重，作爲掩飾。而現在，竟明目張膽的攻擊波茨坦會議的基本宗旨——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德國的建立。

反對波茨坦決定的人士，現在公然要求德國分裂，要求與德國西部締結單獨的和約，並要求在德國西部建立一個『雙佔領區』的傀儡國家。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德國，是英美集團主持人所不喜歡的，就因爲這麼一個德國，會使歐洲的民主勢力臻於鞏固，而使戰爭販子們的地位受到損害。他們需要使德國西部『免受』民主的洗禮，以便利用德國西部作爲軍閥資本主義的堡壘。杜勒斯布立澤茲，布羅克斯之流的把戲，已被英國的『經濟學家』週刊所揭穿，那些傢伙以肆無忌憚的蠻橫態度說：英國人和美國人，如嘗試建立一個民主的，自給自足的統一德國，就會喪失德國西部的，正像希特勒當年那樣，爲高加索的石油所誘惑的時候，把北非喪失掉了。但是他們沒有估計到：近年來的慘痛的經驗，並不會使德國人民沒有心得，德國人民一天比一天更加堅決地發出他們的呼聲，抗議內外的分裂派，越過越確信德國復興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德國。

勃魯姆組閣遭否決 許曼受命組新閣
全國各地罷工運動迅速擴大

〔路透社巴黎廿一日電〕社會黨前輩勃魯姆今夜不獲在國民議會中獲得必要的信任票，俾得進行組閣之任務，官方發表投票結果爲信任勃魯姆者三百票，反對勃魯姆者二百七十七票，勃魯姆需要獲得三百零九票始能當選總理。勃魯姆被擊敗之先，法全國總工會，已下令全國碼頭及港口工人於週一起總罷工，法國之政治危機，係在各主要工業工人之罷工及戴高樂及共產黨左右夾攻之下而促成。勃魯姆於國民議會投票表決以前，曾向議會發表其政見，請國民議會贊成組成國際上之第三派，在世界兩大陣容之間，採取中間路綫，渠指戴高樂派及共產黨爲國內危害共和國之份子，聲言公民及共和平，已受威脅云。共產黨議員組領袖杜克洛聲言共產黨將投票反對勃魯姆，杜氏稱：「吾人經決反對屈服於美國資本家之下的政策」，共產黨議員聞言一致歡呼。

〔聯合社巴黎二十二日電〕據今晨消息，『中間派』人民共和黨六十一歲老翁許曼已接受組織新內閣，許曼曾一度任財政部長。

〔合衆社巴黎廿二日電〕人民共和運動黨領袖許曼接受總統緊急要求組閣，此次閣潮之嚴重爲第四共和成立以來最惡劣之一次，許曼擬在國民議會否決勃魯姆之組閣企圖後獲得議會之支持。按許曼係爲馬第內閣之財政班底，渠實爲一財政技術家，而非政治家。渠受命組閣後立即與各方商討，決定渠將比社會黨更右傾之政黨是否支持，渠是否能在議會獲取必要票數。社會黨及急進社會黨二十二日晨會商，結果宣稱贊成許曼出面組閣。同時共產黨領導之罷工，人數至少已達七十五萬，各重要部門之工業均被波及，此項罷工現仍在巴黎迅速蔓延，廿一日罷教教師亦達一萬四千人。通往馬賽之鐵道交通亦已斷絕。罷工延及政府內無領袖人才，此兩事均足以使法國共產黨及戴高樂派非難不可。

〔塔斯社巴黎二十一日電〕此間罷工運動繼續擴大。在巴黎區城的五金工人中，他們已經獲得幾乎所有的五金工人支持他們對於增加工資，尊重職工會權利，允許職工會集會等要求。在各地工廠的罷工延及大企業中，如雷諾工廠等，罷工繼續展開。波爾多，第厄普等地的碼頭工人們，以及諾爾得和帕得卡雷煤田所有的礦工們，也在繼續罷工。政府正在採取緊急措施以鎮壓工人。當局用軍隊和武裝警察去驅除佔據各工廠的罷工者。

美軍事視察團主張 以青島爲永久基地

〔路透社華盛頓二十一日電〕今夏視察太平洋區之美國會及軍事聯合視察團，業已由該團團長衆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柯爾編就報告，主張以青島作爲美海軍之永久基地，並預料美太平洋艦隊之活動，將逐漸自菲律賓移至中國，而青島現已爲美海軍之臨時基地，報告書並認中國將爲共產主義所陷，認爲美國之全力注意歐洲之遠期復興，乃一悲慘的錯誤，遠及中國之現政權時，報告書稱：「在中國有自由的政府，究較有對我敵視的政府爲佳」。

台北美領升格

〔美國新聞處南京二十二日電〕美國大使今晨宣稱：由於已得中國政府之同意，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業已升格爲總領事館，原任駐漢口領事克倫茲，已任爲駐台北之總領事，新總領事將於今日飛往就職。原在上海總領事館任行政領事梅耶，業被任爲漢口之總領事。梅耶不久即將前往接任。

義衝突不已
農村工人參加罷工

〔塔斯社羅馬二十一日電〕南義大利全境已爲反對法西斯繼續挑釁而展開的民衆抗議運動所支配。[illegible]科洛和阿爾塔米拉兩鎮，又發生法西斯分子襲擊工會和共產黨的機關新事件，法西斯挑釁的罷工已波及附近各鎮。這兩鎮中民衆抗議運動日益高漲，附近各鎮民衆紛起聲援。抗議運動也已蔓延到西西里，該處現在已成爲羣衆示威的場所。由於與警察發生衝突，多人受傷。在巴勒摩，一切法西斯的[illegible]

〔塔斯社羅馬二十一日電〕南義大利[illegible]工人和民衆，[illegible]道路和山入口。警察企圖用武力壓服工人和民衆，以便對人民及民主力量作鬥爭，供政府當局自由調動他們。[illegible]隊員時，暴動宣告停止，那些游擊隊員們，是因爲在反對法西斯份子和反對佔領軍而進行武裝的解放鬥爭期間，『屠殺』法西斯分子而被捕的。

〔聯合社羅馬二十二日電〕左翼社會黨領袖南尼今日在記者招待會宣稱：全國各地或將實行總罷工，藉對政府加諸工人之暴行表示抗議。

法當局反蘇挑釁 輿論一致表憤慨

〔塔斯社巴黎二十日電〕法國警察對於巴黎附近布雷加特地方蘇聯遣返國公民集中營的挑釁性的侵擾，在法國廣大的民主人士中間，已經引起普遍的憤慨。法國報紙，特別是不會被指爲有同情蘇聯的嫌疑的報紙，一致指出這一種『行動』的藉口，是毫無根據和荒謬絕倫的，據法國內政部陳述，執行這一種『行動』，是要從等候返國的蘇聯公民蘇波亭娜手中索回小孩三名，交給牠們的已經取得法國公民資格的父親。例如右翼的，保守派的『菲加羅報』，就表示大惑不解稱：如果所說侵擾的動因是真的話，『那麼，派一批憲兵，手持逮捕狀，到集中營去，把那三個孩子索回交給牠們的父親也就是够了』。『自由法蘭西報』報導這一次的侵擾事件，用了『一人遣報』的標題。『人道報』正確的報導法國當局的這種行動，稱爲『聞所未聞的反蘇挑釁』。十一月十七日，蘇聯駐法大使鮑哥莫洛夫，親向法國外長皮杜爾提出對法國政府的抗議，指斥法國當局在布雷加特地方蘇聯遣返國公民集中營所實行的挑撥性的侵擾，蘇聯大使指出：蘇聯政府認爲法國政府的這些行動，直接違背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關於遣送公民返國有關於設立遣送公民返國集中營所簽訂的，現行法蘇協定。法國外長皮杜爾對於蘇聯駐法大使的照會，武斷說對於集中營的侵擾『並未違背』所提及的法蘇協定。

國會共產黨議員，蓬特，在國會會議中對於這次侵擾事件提出質問，爲要證實這一件事，蓬特指出：內政部長德勃勞在公報中所列舉的論據，只是『使人憎惡的反蘇挑釁的一種可鄙的藉口』，目的在於『轉移法國人民對武裝法西斯團體在和政府的縱容之下組織叛國的陰謀』。德勃勞在國會中分明不能答覆蓬特的質詢，他要求延期討論這一個問題。這一個提案由四百票對一百八十四票通過。法國政府極力要延期辯論這一件質詢案，由此表明它實在無法替警察在布雷加特的『行動』辯解。

保定外圍有接觸 高密附近激戰中

〔聯合社北平二十二日電〕保定外圍昨有小接觸，但國軍當局認爲共方不致開始攻城。同時，國軍增援部隊繼續湧到平保地區，平漢鐵路保定附近地雷多枚爆炸。東北方面，包圍長春之共軍現已撤退，三十五哩以內並無蹤跡。吉林氣溫在零度下十二度，昨日正式宣佈解圍成功。

〔中央社青島廿一日電〕㈠高密附近戰事仍甚激烈，二十日夜匪數千人猛撲芝蘭莊，激戰竟夜，至二十一日晨匪不支潰散，匪主力盤踞於高密東南地區與我對峙中；㈡海陽外圍匪十三縱隊主力，經國軍予以重創，已開始向西潰竄，共一部仍在海陽西北十五公里地區與國軍激戰中。

〔中央社開封二十一日電〕陳賡匪部萬餘猛撲內鄉縣城，經一晝夜激戰後，匪死傷千餘，縣城屹立未動，國軍一部二十日下午越澧渡鋪迴抵內鄉城郊，附近殘匪已分向內鄉西北及以南潰竄。

〔中央社南京二十二日電〕整編第八十三師中將師長李天霞作戰不力案，經蔣主席電令撤職查辦，並令國防部次長秦德純，情報處暨作戰處副處長楊大辦，陳家驊組織軍事法庭會審後，國防部處理該案，爲求審慎公允起見，續於二十一日舉行評議會，將所擬意見及審訊情形，提供檢討。據悉：已得決議，呈簽主席核示中。

珠江匪患

〔合衆社香港二十二日電〕[illegible]

中華職業教育社設立
第一中華職業補習學校
冬季招生班
一、科級：國文，英文，英語會話，初高級簿記，會計學，中英文打字，（晨夜班均有）
二、報名：即日起
三、開學：十一月廿四日（星期一）開學
四、地址：華龍路八十號 電話八三六四七

晨光出版公司
月月有新書 本本皆名作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The Brotlers Karamazov
陀斯妥也夫斯基作
耿濟之自俄文全譯
[illegible]
全書四厚冊外加紙盒
特價六萬八千元
晨光出版社
四川中路二二五號大廈四樓 電話：一一九四七

在美國援助資金增加下 希臘內戰日趨慘烈
希英美聯合軍事會議揭幕 正籌備對游擊隊發動總攻

〔路透社雅典二十一日電〕美國援希使命團團長格里斯伍特稱：美國援助資金下供輸入消費品用之資金，已自原定之七千萬元增爲九千萬元。

〔路透社薩洛尼加廿一日電〕籌備對游擊隊發動冬季總攻之希臘軍事會議，於今日在此間揭幕，由希總理索福利斯任主席，英美駐希軍事團團長，希陸軍部長史特拉托斯，希參謀總長楊濟斯將軍，及希北各戰區司令，均參加會議，索福利斯，嗣又在此間陸軍總司令部前，檢閱陸海空軍，告以大戰即將開始。

四國工會譴責 美英干涉希臘

〔塔斯社貝爾格勒二十一日電〕此間各報昨天發表關於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阿爾巴尼亞四國職工會代表們於十一月十八日在此間舉行的代表會議的詳情。各報載稱，這次代表會議是由這些國家職工會所發起，由世界職工會聯合會總書記賽揚特認可而舉行的。這次代表會議的宗旨，在於要就世界職工會聯合會基本任務的範圍內，加强巴爾幹國家的職工會之間的聯繫一事，交換意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擴大並加强互相聯系一節的決議，其中特別規定互派常任的及臨時的代表駐在各國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內。並已決定互派職工會中央機關的和職工會機關報的常任的或臨時的代表，此外，更決定採取若干其他措置。據各報消息：所有這一切措置，都以發展南，保，羅，阿四國職工會之間的兄弟關係爲方針，並具有極大重要性的，不僅對於維持並保衛歐洲這一部分的和平，是對於進一步鞏固這些國家的勞動階級的團結，且整個進步人類，都對歐洲這一部分的和平表示關切。代表會議一致强調必須組織廣泛的宣傳，以反對美國和英國帝國主義者們的活動，暴露他們的反動的『理論』，以及使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感受威脅的他們的那侵略計劃。代表會議特別注意希臘的局勢。出席代表會議的所有代表們，代表各本國職工會的中央領導機關，對於美英帝國主義者們在希臘造成的局勢，對於保皇派法西斯統治對希臘工人階級及全體希臘人民所施的肆無忌憚的恐怖，表示一致而强硬的抗議，並且一致議決爲希臘的局勢致函世界職工會聯合會，內稱：『我們建議，世界職工會聯合會，向加入世界職工會聯合會的所有各國職工會中央組織，向全世界一切勞動人民，首先向美國人民，發出呼籲，教促他們給予希臘人民，希臘人民爲了自由與民主，爲了反對英美帝國主義者們的奴役，爲了消滅希臘的法西斯主義而鬥爭，只是由於美英帝國主義的佔領軍予以援助，希臘的法西斯主義才能够存在；我們建議由世界職工會聯合會，以及所有各國職工會中心組織與其他民主團體，會同成立援希委員會。這類委員會須給予希臘人民以更大的道義上與實際上的援助，以進行其爭取解放鬥爭，要募集財政的及其他的基金，以援助希臘爲反法西斯恐怖而進行的鬥爭，呼籲所有各國職工會中心組織，在各該國內召集會議，譴責外國對希臘的干涉，經由通電和決議，要求各該國政府向聯合國機構提出希臘問題，要求那些今日佈成希臘流血的主要原因，並構成巴爾幹醞釀戰爭危機的溫床的佔領軍退出希臘』。

波蘭農會舉行大會

〔塔斯社華沙廿一日電〕農民互助協會全體大會，昨日在此間舉行，波蘭農業與土地改革部部長，多姆—柯提奧爾致辭，報告土地改革的成績。多姆—柯提奧爾稱：土地改革使農民額外增加六百四十萬公頃土地，結果農民們一年的收入增加了將近二百億士羅笛（波幣名）。他說：本年農作物面積較去年多一百五十萬公頃。同時，他說：一九四八年大規模開墾的計劃已經擬定。農民互助協會秘書長波達爾斯基發表一篇報告，强調蘇聯給與波蘭的援助，並且指出波蘭農民的自覺和社會政治的活動都與日俱增。

本市簡訊

★國產自來水筆廠勸銘金筆文具廠爲宣揚國貨起見，定於本廿四日下午三時假座南京東路慈淑大樓四樓，星五葉餐會，舉行創業二十週年紀念會，招待文具同業暨社會各界，並備茶點及遊藝節目，以資餘興。

★路局增開滬常特快車，週末專車取消。

★內國線車廿四日起調整。

權威國際仲裁會 能以行動制裁荷侵略
印度尼西亞希望派遣

〔塔斯社約卡塔十九日電〕安全理事會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委員澳洲的卡爾比和比利時的范西蘭用無綫電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發表廣播演說，『週爾察報』加以評論稱：現在沒有停戰的希望，因爲荷軍繼續在進攻印度尼西亞。三國委員會祇能調處，却不能在這個採取比較堅決而緊急的行動。現在，必須派一個有權威的國際仲裁委員會到印度尼西亞來。

荷竟與佛朗哥擴大關係

〔塔斯社海牙廿一日電〕在全世界輿論界都要求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斷絕經濟上和外交上的關係時，荷蘭政府却採取和牠進一步擴大商務關係的政策。據報紙消息，荷蘭與西班牙的會談於十一月三日到十五日，在海牙舉行經濟談判。談判的結果，荷西商約延長一年，並已經規劃進一步擴大荷蘭與佛朗哥西班牙的商務關係。

半週軍事綜述

八方風雨驚中州

這半週最堪注意的戰訊，是在中原方面，在平漢路兩側，劉伯承與陳賡的部隊，正在『使用左右開弓，以横衝亂闖的遊擊法，進行它的奠基工作』（廿日前綫）。

以劉伯承的動向來說：『北路國軍雖於廿日克復澧山』（廿一中央社），但『劉匪十九日起又在南面向江邊移動，已竄至新洲』（廿二益世），『豫南之匪十九日又回竄經扶縣城』（廿二申報），而『劉匪西路縱隊更由廣濟竄經浠水，分兩股向蘄風竄擾』（廿日新聞）。據說：『共匪有企圖調集兵力，分別逼近長江北岸各口岸，藉作一據點，俾使國軍有渡江趨勢之際，分散全力，以遂其在即將召開之國大期間，威脅京滬，擾亂人心之顧望』；而『軍事當局對此已預爲準備，決不致墮其狡計，白崇禧部長即將出巡九江云』（十九申報）。

至於陳賡所部，則比劉伯承還要活躍。

一、平漢西側：『仍與國軍第五兵團，相持於寶豐、魯山附近』（十九前綫）。

二、伏牛山區：『竄據南召、方城之匪，突以主力南竄』（十九大美）；『十七日竄犯豫西鎮平，突入城內』（廿日新聞）。『方城之共匪另一股，移竄泌陽，十八日該處情况不明』。『陳賡匪部又竄內鄉，十九日下午猛烈向縣城侵犯』（廿二大公）。同時，『共匪亦已抵達南陽東六十里之青台，有向唐河竄犯之勢』（廿二新聞）。綜上觀察，此股共軍已越過伏牛山區，進入伏牛—桐柏山區間的小平原了。

三、豫陝鄂區：在伏牛山區以西，共軍亦全面擴展，『孔從周之卅八軍，正分兩路竄犯，一路由山陽越陝鄂邊界，向鄖縣西；一股由山陽向南，向鎮安竄犯』（廿日新聞）。同時，共軍並『再度侵陷盧氏』（廿一申報）。這就是說：西路共軍，已向西把熊耳山的佔領區蔓延至陝南的終南山，而又向東與伏牛山區共軍攜手，威脅漢水上游。除了這三路『横衝亂闖』以外，更在加强其熊耳伏牛兩山區的『奠基工作』，成立所謂『豫陝鄂行政公署』，下轄七個專員公署及卅三個縣政權。現在，國軍已加以注意，『蔣主席已應允河南請願代表，允即派兵一師赴豫』（廿一大公），以便阻止陳賡部控制漢水，繼續向南蔓延桐柏武當兩山的企圖。

無定河邊又廝殺

其次值得注意的，當推陝北榆林以西無定河邊的兩場大廝殺了。

榆林在被圍三個星期以後，據說『終於廿日下午正式解圍』了。這個消息，使國軍方面『欣愉不已』；蔣主席電[illegible]』。這是不無理由的，因爲中央社早在十七日即已宣佈解圍，且見國軍當局對於這一關鍵的重視。而在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軍事觀察家，則對解圍與否不加注意，而集中注意於『鑒於過去兩次榆林之戰的經驗，共匪之攻擊榆林，係在誘引國軍北移，以藉運動戰來消耗國軍主力』，據說『今年八月一戰，國軍就是因此而吃了虧，所以以前兩次共匪主力仍散佈於四鄉』。根據這種經驗，他們認爲『共匪這次也不會在榆城死命硬碰，很明顯是要和國軍增援部隊幹一場的』（廿一新民）。他們很注意這次共軍與國軍援兵的交鋒。果然不出這些人的估計，馬鴻逵將軍親自率的『整十八師馬敦靜師長，馬全良副師長，騎十旅馬敦厚旅長，整九旅盧忠良旅長，十[illegible]參謀長及三邊自衛總隊長所部共約三萬餘人』（廿二大公），在馳援榆林途中，十四日進入無定河邊的良久灘時，激戰就展開了。聯合社南京十八日電稱此一戰役中，『國軍遭共匪襲擊，損失一萬餘人』（十九大陸）。不管這一消息是否可靠，馬部遇到劉戡師同一的遭遇，乃是肯定的了。這時候，『馬部以鐵大刀撕拚』（十九新民），可見這一役的激烈。所以傅作義將軍曾致電嘉勉，用以激勵。『鄧寶珊將軍並迅速與馬部會師』（廿日合衆），以增聲勢。但當這枝部隊『於十八日晚抵達城北廿五里之馬連灘途中』，又遇到第二次激戰，『曾與匪四個旅發生遭遇戰』（二十一大公）。經過這兩場激戰以後，國軍宣稱『共匪斃傷萬餘』，共方也揚言折損對方五分之一。……這樣，共軍的『誘引國軍主力以運動戰作消耗戰』的戰鬥，與國軍『解圍榆林』的戰鬥，又結束了第三個回合。國軍進入榆林，『共匪後退十里』，榆林外圍已無匪蹤。這場戰鬥是結束了，但留在無定河邊的，乃是『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戰雖以後，『食糧蔬菜門窗草鍋灶被已刼掠一空，人民已無以爲生』（二十二大公）。西北戰場兵力發生了新的變化，西北人民的心理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天風吹蹄柳，山昏塞日斜』，更大的變化恐怕更加近了。

彭城四週未清明

至於陳毅所屬之各部，對於隴海津浦兩綫的活動，似已告一段落，但徐州東北及西北的形勢又轉緊張。津浦方面，『陳匪於十八日起開始後退』（廿日前綫），現在國軍已進復鄒山，『鄒山以西匪部已不多』（廿一前綫），而津浦南段也已恢復通車了。據初步統計，此次陳毅的攻勢，係從九日至十八日止，其主要目標爲[illegible]的五百里鐵路，徐州間被破壞者[illegible]，其中碭山等役較爲激烈。據國軍宣佈，共軍因此被折萬人，國軍損失則不致超過一萬。又據隴海路副局長樊士恩氏談稱：『此次被共匪破壞者約一百九十公里，共計十六個車站，自去年八月以來，徐段被共匪破壞大小達廿一次之多，此次爲第廿二次大破壞，枕木已被完全焚毀，目下以枕木（約十八萬根）最爲缺乏』。同時，因爲東段受阻，煤源斷絕，『汴鄭支道亦有完全停駛可能』（均廿一大公地方通信）。現在，隴海以南的陳粟部隊，大概是以『第三縱隊由蒙城北竄陷渦陽，第四縱隊竄永城東，十一縱隊則已經由淮陽南竄項城』（廿二新聞）。又另有『散匪一股，已越津浦路竄宿遷南之游集，並續向東南方竄逃』（廿二前綫）。大致仍在津浦南段兩側徘徊。

魯西南方面，『北移共匪，十九日竄陷沛縣，主力陷魚台、金鄉』（廿二大公），而且共中一部『正向沛縣移動，已竄近微山湖邊』（廿日前綫）。大概它又想染指剛剛修復的徐州—泰安鐵道了罷？

魯南方面，『共匪十八日竄抵棗嶧，并陷郯縣』（廿一新聞），現在則國軍已宣佈收復各該地區，以拱衛徐州西北角。

急風舞雪看魯東

魯東的原野，現在已經飛雪了，在雪地裏，雙方的戰鬥仍在持續。國軍宣佈『十八日收復芝罘』（廿一新聞），『蒼光完全解圍』（廿一前綫）。這本應當是膠東一月來雙方角逐的結束。但是，據說『高密地區激戰仍在激烈進行』（廿一大公），這就說明了膠東形勢的緊張性。正如密勒士評論報通訊所說：『膠東戰局已與前月大異其趣』，自從十月三日至九日膠河范家集大戰以後，中經十月十九日威海衛再次易手，十三日萊陽之戰，十五日諸城之戰，有生力量發生了重大消長。國軍宣稱共軍損失近萬，共軍則稱國軍損失二萬。膠東國軍主力整九師，『屢次孤軍奮戰』（十七申報），形勢已與前大有不同，現在國軍在膠東尚保有烟台、龍口、黃縣、蓬萊、福山、萊陽、膠縣、高密和海陽九城，而共軍則奪回掖縣、昌邑、威海衛、牟平、諸城、棲霞、招遠、平度八城。……此次高密之戰，係因月初整九師向西移動，共軍『阻擊』而展開，國軍旋以整六十四師，整五十四師，整八師等部，共計五個半旅兵力增援，與共軍大戰於高密以東，至十三日止，戰事告一段落，國軍進入高密。但共軍忽又復起攻勢，說明了這一地區之緊張。與此同時，在隴海東段、臨沂外圍、沂河沭河大平原間，也有一個大角逐，雙方已相持四十餘天，在隴海之北、沂河東海之間，縱橫二百里地區，國軍保有新海、郯縣、馬頭、臨沂各據點，共軍則據鄉村，並佔領『隴海路曹埠至阿湖一段』。這就是此次徐州西北角緊張的原因。

北國萬里正冰封

一、遼西戰場方面：『國軍宣佈已告解圍』（十九申報），但不久『該部竄軍又復退出，共匪重新來攻，形勢重形緊急』（廿一新民）。

二、關外：『某軍事負責人談：匪七次攻勢可能即起，可能先攫遼西關外走廊，截斷北寧路補給綫』（十九申報）。事實上，北寧路[illegible]，列車由[illegible]通車，但『檢修路基甚差，需時三日』（廿一新民）。故軍需仍賴空運。但現在此段戰事已有復起的徵象，『十九日起匪主力逐漸南移，似圖向遼西』（廿一中央社）。據說：『遼西義縣西北地區，已發生包圍戰，國軍傷亡雖重，共匪死傷更大，包圍及反包圍，仍在繼續中』（廿二申報）。

三、河北：石門戰役以後，『聶榮臻部二縱隊之主力七千餘連日北竄，經安國到蠡縣附近。三縱隊八九兩旅北竄至滿城、遂城、徐水、漕河、王店、黑山一帶。二十日晚十時，該地區共匪猛襲，保定國軍一部北上攻擊。同時共匪新編成之第五縱隊二千餘人，以重砲掩護向保定東南東石橋、平陵等據點猛攻，至十二時，集中砲火轟擊東石橋，國軍以工事被毀轉移。馬輝部新四旅兩個獨立團、三千餘人由淶水、房山縣境竄至門頭溝附近，企圖進擾礦區及發電廠』（廿二大公）。國軍方面，對於這一情勢已加注意，『將不惜代價，堅守保定』（廿一聯合社）。自傅作義將軍飛平與李孫會議後，『兩月前調赴東北之軍隊，十九日業已開抵平津地區』（十九聯合社）。正如前天出版的『時與文』通訊所說：這枝在地廣人稀閉塞地區能够發揮『小康』力量的部隊，現在要在不同條件下受新的考驗了。同時，關外國軍的法碼，因此恐將更加迅速變化，因此對關外戰局，恐怕也有一定的影響罷！

戰局演變角逐中

正如陸軍總部的機關報社論所說：『軍事戰局，迄至今日爲止，我們不必諱言：仍處於被動的形勢之中』（廿日前綫）。因此，一般觀察戰略的人，已在逐漸感覺到國軍重新考慮全盤戰略的時機。……正在這時，方面另一個機關報，則於廿日發表頭條新聞：『在美國援助下，新國軍約有十師之衆，將來在最近二三月內，即將進入最後決戰階段』（和平日報語）。對於這種說法，若干美國報紙，如[illegible]所載，認爲是予以肯定的。但另一些美國人如十一月廿六日[illegible]發表的 ERNEST G. OSBORNE，則持另一種看法，他以爲：『美國的代爲訓練兵，決不了問題。兩個半月前我在滿洲打過共產黨的軍官，告訴我們說：他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給敵人輸送美國裝備。[illegible]他們的惡劣戰術，使他們不能[illegible]，只能是中國老百姓的反應，[illegible]少美式武器也不能解決問題的。』

新生

海上

向前

無邊無際的海浪翻騰着衝了過來，大聲地襲擊着我們所乘的××輪的船舷，泛起了滔天的醬黃色的海沫，敗退了下去，又會合着新的波浪泛濫了過來。

天暗了。

浪濤在海風的鼓勵下飛舞得更有力。

「呼──呼──嘩啦──嘩啦──」

船舷在海風和浪潮合奏的交響曲下，可怕地顛簸着，甲板上意外的寂靜，人們都塞緊了棉衣縮在船艙裏打盹。原來便像太小的三等艙裏，空氣更形得悶人的窒息，我略略地覺得有點頭昏，便挨着身子，從人羣中小心地跑到甲板上來。

濃郁的黑暗緊緊的擁抱着夜的海洋，浪潮在淒迷的暗處狰獰地咆哮着，海風毫無顧忌地撲了過來，就好像是利刃割在臉上似的。我把大衣的皮領翻了上去，圍住頸項，讓風的浪潮排山倒海似地梳櫛着我的頭髮。迎着風，我困難地跨出步伐，扶住了沁涼的鐵欄杆。腳底下的海浪似鬼嗚着恐怖的狰曲，偶然，高揚在空中的海沫也會濺在我的冰冷的臉上。

船在黑暗中，在浪潮中，在海風中前進着。

把咯帶着恐懼的憂鬱的視線，從翻騰着的黑色的可怖的浪潮上移開，我才注意到，貼近我的身旁，不知在什麼時候起，站着那位同艙的老人。

借着船頭黯淡的燈光，在淒迷的夜色中，我依稀地看到他臉上的被錯佈着的皺紋帶褶得猶如縱橫着的溪流似的皮膚。一撮濃密的鬍鬚，有力地生長在他那個强的大嘴上。他的眼睛，我廢饒着直地指出，是一雙閃着愉快的光輝的年青的眼睛，他總是那樣喜悅地玩弄似地注視着一個地方，長久地不把視線移開。他有一件大衣，然而他好像並不覺得寒冷似地，沒有好好地去扣上大衣上的鈕子，任大衣在怒吼着的海洋上的朔風裏擺動着。

大概察覺到我的注意，他側過頭來，那雙視綫射在我的臉上，彷彿二支小電筒似地，在我眼前閃過。我們打了個招呼，就這樣開始談話了。

「風浪很大。」

我歎的老人的同意似的自語着，我想他會告訴我更多的關於風浪的故事。因爲我知道一些關於老人的過去：在年青的時候，他曾經很有一些錢，自然，那都是祖先的積蓄，但是比起游蕩來，他並不更喜歡金錢，因此他花完了所有的財產，到過很多的地方，也曾經留學過日本，然而他畢竟缺乏很大的興趣專心讀書，沒有到兩年他又回來了。現在呢，他老了，誰知道他要到那兒去安身呢。

老人並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說好多的話，他僅不過用濃重的鼻音『唔』了一聲。

「照這樣下去，風浪還不退的話，恐怕很危險吧？會不會……萬一要是……」

確實，我是異常的不安和憂慮，我疑惧地問着老人，但他並沒有答話，似乎很生氣似地，將視綫投在憤怒的浪潮上。

「真的，我簡直越來越不安了，心裏總是煩躁得很。」

這一次，我並沒有敢冀求他的反響，倘有過，在鐵邊我的不安的情操，但意外地，他回過身來，伸出手臂有力地在我的肩上拍着，隨後明朗地大笑起來：

「怕嗎？哈──哈──青年的朋友，黑夜要過去的，海風要過去的，浪潮也要過去的，你聽，你聽──」

我把情緒安頓下來，聽着混淆在海風和浪潮的呼嘯中，清晰地傳過來的機器聲的馬達聲，就好像在荒漠中的旅人，嗅聞了生命的氣息似地，我愉快了起來，我意識着船是在駛向爲旅人寄託溫熱家的新的地方。

馬達怒吼着，船排開了浪潮，英勇的威武地前進着。

「是嗎？你聽，這馬達聲不正告訴我們，船依然在行駛，而我們的目的地，也一刻刻地迎近我們了嗎？縱然會有更狂暴的風浪，但我們瞞怕些什麼呢？」說着，他更愉快地笑着，他的自信的有力的笑聲，在無邊的海洋之上，掩蓋了逐漸疲憊和衰老下去的海風和浪潮的呻吟。

我站在那兒，聽着嘹亮的更形得有力的馬達聲，高奏着勝利的凱歌。而那老人卻大步地走向別處，留下的是他明朗的和震撼一切的笑聲，和電似的有力的眼睛，在黑暗中散發着愉快的光輝的，使人難以忘懷的。

課本（四）

林詩

「你看見的？」

「噯，我看見你的抽斗裏有二十多塊。」

「唔，中央銀行是我開的！」她說着，眼一斜，直挺挺地退出圈子去了。

唯有李根發一時無從收起幾來，他只喝了一聲，踢起一塊小碍頭，吐口唾沫，朝孫小玉的背影無聊地罵：

「小老太婆！」

「真像他的婆婆呢，一個錢都捨不得用，老是積起來買洋錢。」別人說。

「誰要給她？」李根發立刻機警地抓住這點機會問；眼卻看住張金寶。

「她那便宜那裏那要買，只是要便宜；王金保就賣給她過一塊。」說話的是湯小寶，聲音嘰嘰喳喳的。

李根發沒好氣地瞟她一眼，卻把臉轉向那矮胖胖的王金保。

「你也要做生意？小鬼頭！」他說，用手去壓了一下那小胖子的頭。

「那能來，大鬼頭！」王金保回答；仰着頭，擺着腳，毫不示弱的。

「賣點給我。」李根發說。

「好！──多少？」王金保大聲乾脆地回答。

「兩隻洋。」

「有！」

「啥價鈿？」

「電車站攤頭上去看。」王金保純熟地說。

「好，楊勇生，你跑一趟去！」李根發命令。

勇武生尷尬地望住李根發，拗起了嘴，示意手裏有兩個書包；想藉此顧着不肯去。

「放在地下好了呀，屁死！」李根發罵了。

「「跟班」，快些做得像「跟班」些呀！」傍邊湯小寶卻毫不顧忌地唱起來。

「你少管！」李根發怒瞅了她一眼；回頭再向楊勇生吆喝：「快去！」

楊勇生終於放下了書包，扭扭腰，移一下褲子帶，縮一下鼻子，拔腳飛跑去了；後面立刻跟上一大羣好事的孩子們；不一會，就見他們又撲了回來；楊勇生跑得最先，仰着頭，咬住牙，像百步賽跑的衝刺般，遠遠地就邊跑邊嚷地道：

「八千三，八千五……！」

「八千三！」李根發立刻向王金保說。不料跟住楊勇生後面，有一個跑得最末的小孩，跌跌衝衝地奔了上來，一壁也在喊叫：

「哥哥，哥哥，八千六，八千六……」

那是王金保的弟弟王銀寶！於是哥哥立刻根據了弟弟的情報回答：

「八千六，八千六……」

「楊勇生！」李根發怒惱地叫了。「究竟多少呀？」

「八……八千三……八……八……八千五呀！」楊勇生囁囁地回答。

「他說謊！」王銀保立刻戳穿他了，「我看見是八千六。」那纖的嗓音卻是說得靜靜有詞的。

「八千三，八千三……」楊勇生卻仍自強辯。

「再去看。」王金保提議。

「誰去？」李根發向衆人問。

「我去！」又是一大羣小孩子答應，便又一哄而去了；不一刻回來報告：

「哎呀，八千七了呀！」

「八千八，」另一個更正，

「後來改了，九千！」「只進不賣了！」最後跑回來的說明。

孩子們一齊緊張地注視着那人的嘴，似乎也感受到什麼壓力似的。

湯小寶在吃驚之餘，第一個喊起來：

「孫小玉這小鬼頭又賺翻了呀……」

「十三點！」李根發斜視她一眼，一面卻略感彷徨地對王金保說：

「哪能？」

王金保卻毫不爲意的，仰起頭自白眼說：

「有啥哪能，說說玩玩，拉倒算了。」

李根發卻又像抓住理了，他振振有詞地接道：

更聲

──小城生活記事之一

樹清

……的篤的篤的篤鏜，的篤的篤鏜，鏜……

這是打更的聲音。呼嘯的風聲正玩弄着它。不知現在已是什麼時候了。

聽到這聲音才覺得自己的心臟在「別搭，別搭」的跳動着。跟着它跳動着。

這低徊飄忽，然而幽美的聲音，每一句都打在我的心坎上了。

翻一個身，枕邊的一頭貓，第──度，第──度……的響起來。不知算是歡笑？還是歡唱？顯然是取悅於主人的韶媚。如果貓不會發出這樣的聲音那一定要更可愛一些。

「你聽到了更聲嗎？」

──第──度，第──度──

「你有你夜間底職責！」

──第──度，第──度──

「你全身都是濃密柔軟的毛，還怕冷麽？」

──第──度，第──度──

這頭貓還是可愛的。它嫉惡如仇，敏銳而且兇猛。林外偶有什麼悉索之聲，它就偷偷摸摸的溜出去了。唯一的缺點是貪圖舒適，而且怕冷。爲了不讓它鬼鬼祟祟的鑽進灶肚去『煨灶』，就准許它睡在牀上，好在它仍很負責的。

風聲愈益猛烈地撲擊着玻窗，軋勒軋勒地響着，並且呼──呼──地怪聲吼嘯起來。屋樑上的灰塵屑粒，都在息息然的給震落下來了。我把頭縮進被窩裏。

原來我的臉孔已凍得冰冰冷了。

然而更聲依舊響進我的耳鼓：

……的篤的篤的篤鏜，的篤的篤鏜，鏜……

「被擊柝者，獨非人乎？」幼時小學課本上一句陳腐的批評，突然跳進我的腦裏來。「怎麽不是人呢？這是唯一的人類啊！」

更聲被風刮得遙遠了，沉落下去，消滅下去了；又飄回來了，升浮起來，清晰起來了。……

一個人佝僂着背，胸前横掛着一段竹筒，一手攜着一盞破舊的燈籠，一面敲，一手提着敲擊的棒，拖一個搖晃的黑影，向着夜之神龍大空闊的嘴巴，在死寂的街道上，在怪嘯的北風底要挾裏，在狗類逃避的驚吠聲中，機械地敲打着，拆響着年久失修的石板，顛躓着，一般的移動着……

執着地，頑固地，若斷若續，合乎節拍地敲打着：

……的篤的篤的篤鏜，的篤的篤鏜，的篤的篤鏜……

我的心依舊「別搭，別搭」地跟它跳動着，每一句都打在我的心坎裏……

這是此刻唯一的屬於人類底聲音了。

一九四七、十一、二〇、於四眼井

蔦蘿

畢如

早晨揭開窗簾，一條綠色細小的東西在窗沿上蜷曲，仔細一瞧，才知道是蔦蘿的嫩芽。它居然爬上竹竿，躲在窗欄外向我偷窺了。

這不過是半月光景，在朋友家裏，看見花壇上生滿不少的花草不覺脫口而出：「這麽多啊！多悅目哩！」朋友就立即表現他的慷慨與權威，非要我隨便取幾棵去不可。我祇得顧費周章地選中了一枝蔦蘿，折竹籤將它撥起，捧回家裏，找尋了幾缺的瓦盆，細心地插在泥土裏。

從此，我就移情注愛於這個小生物。當我把蔦蘿補植在瓦盆裏時，我既心微微顫動，覺得我握有這顆小生命了。我每天灑水，拔去雜草，插竹竿在它身旁，引使它攀援着向上生長。一天，二天……它漸漸地爬上竹竿，又爬上窗口，而不久，它又越過窗口而爬上屋頂。它已經是綠葉茂盛而婆娑蕪蕪了，掛着紅色的花朵，滿臉風情的向人招展。我的書室因它而增添不少的喜悅。朋友們來，坐在綠滿的窗前，賞鑑它的細小與嬌弱。我時時驕傲地說：「它爬得多麼高呀！」朋友愛說它的爬得高出於依賴，不靠自已的力量是不能立足永久的。我就爭辯着：「你總不能否認它現在已經爬上了牆頭。」朋友也就笑了。

然而，一夜風雨，我爲一聲摧折的巨響驚醒。明天，太陽照進窗來分外光明，我發覺蔦蘿已與竹竿同臥地上。它的根已經斷裂，紅色花朵和細小的綠葉沾滿了污泥，我無法再使它直立起來。這時我才心服朋友的理論，我慚愧，惆悵地低垂着，我在地上的蔦蘿，因爲在我手中培養長大的花朵，我竟不能使它經受得起風雨的打擊。

豪華‧富麗‧精彩

二次大戰 照片精華

舒宗僑 魏守忠 合編

預約即將截止

由各國大戰照片十萬張中精選二百張，全部銅版紙，十六開本紀念冊式，二百餘面，每面一圖，中英文說明，冲皮面燙金。豪華，富麗，爲全世界大戰史料之一大力作。預約：下星期日（十一月三十日）截止，一次收清每本三十萬元（郵寄包裝費本外埠一律由書籍寄出，航空寄預收六萬元，平寄二萬元，多退少補。）定本年十二月內出版。

舒宗僑編著 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 每本三十萬元（郵寄費五萬五千元，平寄一萬元多退少補）

曹聚仁 舒宗僑 編著 中國抗戰畫史 每本三十五萬元（郵寄費航寄六萬元，平寄一萬五千元多退少補。）

聯合畫報社 社址上海外白渡橋百老匯大廈 電話四五六五八轉號九九九六 南京辦事處中山東路二七二號

時代日報 十月份合訂本 發售 定價六萬元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四五期 業日出版

法義人民掀起了鬥爭之旗（國際一周） 魯斯金

關於希臘問題（一九四七年九月廿七日在聯大政治委員會上的演講） 葛羅米柯

請看希臘侵犯阿爾巴尼亞的證據 沙基洛夫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 何歌譯

希爾煤和歐洲經濟 馬里寧

對德和約中的德國經濟問題 施比爾特

蘇聯國際威信的新增長（「蘇聯國外友人」之三） 范加爾 魯賓斯坦作

本社新書：鐵托元帥 米洛凡‧傑拉斯等著 售價七千元正

教授俄文 請函貝當路二〇五號內七十二號或電七六四九〇接洽

文化版

看今天的大學生

凌雲

「大學生」，多少人羨慕着的頭銜。多少人渴望着踏上的階梯啊！

每年暑假，成千成萬的青年，不辭千山萬水地長途跋涉。忍受着酷暑，爭着，擠着，投考了一間學校又一間學校。考完了，期待着，焦心地期待着。有一天終於放榜了。多少人爲自已考取了而歡喜若狂。更有多少人因爲自已沒有被錄取而失望，而垂頭喪氣啊？這一切爲的是什麼？爲的是踏進大學之門，好做個大學生，作爲進社會的敲門磚。

然而當他們已經走進大學之門，一年，二年，他們失望了。大學給他們的是什麼？只是一個空虛的架子而已。而在今天他們更不能不痛苦地喊出了；大學是什麼？它不祇是一座空虛的架子，而是一座監獄，一片墳墓呢。

今天的大學生在大學生的眼中已經不再感到驕傲與稀奇了。在這裏面教育已經失去了它的神聖的意義。人們底是人呀！人永遠不能脫離開現實，脫離開現實即使是活屍也將會不成。人不能空着肚子關在房子裏研究學問。人不能看着成千成萬的同類者在砲火下流離失所而無動於中地研究學問。更何況這些就發生在他的家鄉，遭難的是他的親人和他自己，然而今天學校卻要學生們半餓着肚皮關着門，沉默，連「嘆息」也不准。

嚴冬近了，北風在播着枯枝上的殘葉。然而當你走進這幾間大學的校門，你定會驚奇的發現：除了極少數的穿着西裝，打着領帶與大衣者外，多數的學生仍然穿着單衣，夾着書本子，匆匆地走着。再不然就是一身已經過了幾個冬天的棉長衣。西裝在今天成了泡影，襤褸襤褸的更不稀奇了。

記得在復員前夕，一位同學很就憂地對我說：

「怎麽辦呢？到了上海那麽繁華的都市，西裝我們做不起，穿這麽一身隨了抗戰多年的破長衫怎麽好出門啊？」

但是今天的大學生，就是不做衣服，不買書籍，儀器──什麽時候中國的大學生才能有購買這些東西的福氣啊？但願不會太久──單靠着聽那教授先生在講堂上貧乏而又有限的講授，在今天，在今天做爲一個大學生仍舊是多麽不容易啊！私立大學每學期要繳交數百萬元學雜費的不算。即就國立大學裏頭的自費生說，每月雖只需繳交十八萬元的膳費，都仍舊十個有九個，每月底要爲這十八萬元東奔西跑，沒有着落。這個月還沒有愁完又要愁下個月呢。而伙食又如何呢？

教授先生每天憂慮柴油鹽，大學生憂慮着膳費，天寒。沒有書本，沒有健康的保障，憑着講堂聽講。明天出了校門，更沒有職業的保障，而今天仰們沉默，忍受。對一切冷血，麻木，否則，就是大禍臨頭，生命沒有保險。

而這就是教育，就是學問，就是大學生，就是未來國家的棟樑。

「大學生」、「大學生」，多少人在渴望着你啊！「大學生」……

十一月廿二日江灣

向疲倦挑戰呵（三）

──答阮富乙論學習與生活

麥秀

爲什麼不撕去我們的面幕，拋棄那則動聽卻是轉彎彎的理論名詞，大家以赤誠相見呢？爲什麼不繼續我們的優良傳統──以人格底完成，生命力底高揚，互相影響，互相激盪，來消除我們間的隔膜呢？──而在另一方面，我更希望我們能夠慢慢通過我們的特性──例如愛好文藝之類，去接近有同樣愛好，或者有別的同樣共通點的朋友，像被浪接着被浪似的融合在一道。數目少一點不要緊，要緊是能夠消化彼此間的友誼，不停留浮面化，世俗化上頭。

你以前也有過類似的見解。記得有一次，當我們預備給一個朋友編的副刊寫稿的時候，我們都覺得：倘使只爲了寫而寫，那末不過是把口頭的牢騷，編成整齊的文字，總不脫『空頭文學』的圈子。而那時大家卻又都在鬧稿荒，迫切地需要新的血液的輸入；但這新的血液，因爲血型等等的不同，不經過一番濾澤和培養，又並不十分合用。於是我們就決定：一面自己固然要寫；一面更要幫着編者看來稿，努力在裏面提煉優秀的成分，以自己所有的經驗和能力幫助他們成長，給他們發除蕪雜在大路上面底野草，免得他們再走自己曾走過的冤枉路。這樣，不但對新的作者有好處；自己的生活也一定能在這寫助裏得到充實的。然而我們只開了一個頭，因爲一時看不見果實的成長，而且又有客觀條件的牽制，你第一個抽身走了，我也沒有支持得多久。但我們這樣決定的原則，無疑是不錯的，可惜我們的主觀火力不夠强大，我們的耐性不夠持久，終於棄甲曳兵了。

後來，我們沉默了一時之後，由於你對於朋友W所寫的關於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文章，寫了一則雜感，引起W的反擊；我也跟上來湊熱鬧，給你辯護；跟着他回擊我們。站在W那一邊，幫着他又加進了C，於是大家就覺得，這倒可以把我們導進有系統的研究裏去：活潑我們的學習，活潑我們的寫作──乃至這論爭，使我們可以通過片的意見，都有機會把自己的一切斷始去注意許多粗粗認識的或者始終不會加以一番的問題；而同時隨着學習的具體化，深入化，集體化，也必然會給生活帶來新的轉變。至少我們在見面時，可以有問題好談，不致老是以世俗玩兒來應避我們的空虛了。但這場論爭開頭時候雖然非常蓬勃，熱鬧，而且除了簡寫之外，還繼之以座談，可是沒有多久，就因爲W的遠去，我們的小休，漸漸洩氣下來了。而你自始至終只寫過一篇短文，倒是不急麼和我們熟識的Y先生，卻接連寫了二篇長文，破除了我們不少寂寞。然而這回雖說又是失敗了，我們的做法，也無疑是不錯的──這做法，以後固然會蒙某一理論家斥之爲『這樣小的問題，也值得連篇累牘的討論』？但在剛剛從學步進到走長路的我們，倘使忽略了這些基本問題，混充什麼都知道，也未免是不足爲訓的吧。

我們就是這樣學習過來的，就是這樣相處過來的，從計劃到實行，又從實行到洩氣的。然而現在你卻跳出是非的圈子，抹煞這一切我們努力過的事實，高高地站在『真理』底峯頂，拍去身上的灰塵，左手抓了『羣衆』，右手撈了『戰鬥』，單單質問我爲什麼要爲寫作而寫作了！……

但關於寫作問題的意見，你雖然頗有誤解我的地方，不過在臨末，你對於我幾篇雜感的批評，有幾點意見我是應該接受的。

我們好好壞壞都是小資產階級中的一個。因爲有了一點知識，又可以無須怎樣努力自己的體力，就能夠獲得一種比上雖不足，比下卻有餘的相當穩定的生活，再加一生之中，難得經歷什麼大風浪，──最低限度，也至少是並不置身在最典型的被侮辱被損害的環境中，一切深藏的痛苦，都無從直接體驗到。因此對於事物的愛憎，便大都只是從書本，從理論上出發的。看起世事來，不免看得比較簡單，比較容易，而且時時帶着一種潔癖，稍微看到一點強烈的氣味，就會弄得噁心，到一點不順眼的地方，或者嘆氣，瞪眼，滿面通紅了。

然而雖說如此，但像你後來所加給我的幾條罪名，什麼『傷辱羣衆』呀，『歪視革命』呀，……這卻是太抹煞一切，應該原壁奉還的。我固然非常庸劣，但還不至於弄到這樣反動，這樣無恥，甚至於和羣衆爲敵。其實我的寫『個環浩和討替』一類東西者，無非是因爲我一直生活在小市民的圈子裏，平時看夠了他們的萎靡不振，自私，冷淡，互相戒備，互相仇視，沒有强大的意志，沒有堅强的性格……日久便形成一種反感。然而我決沒有因此就把小市民的弱點看作是全人民弱點的心思，也沒有把這弱點看成無可救藥的心思，假使有時說得比較過火，或者語氣上要他們來負全人民全民族興亡安危的重責者，那也只因爲大多數人正在作生死存亡鬥爭的時候，而某些小市民還是不問不聞，麻痺苟安，麻木下去，有時甚至還要譏嘲他們，誣衊他們，怪他們擾亂了自己的平靜的生活，給他們帶來了艱難和災害，因而說幾句憤話而已。

不過無論我的動機怎麽樣，我應該承認，表現在那幾篇東西裏的我的看法，實在是是非常膚淺的。

但我想這只是一時的現象，不會永久這樣一成不變的：或者是由於不斷的不滿，不斷的反感，越來越鑽進牛角尖裏去，弄得虛無，頹廢起來；或者是逐漸從書本和理論的圈子裏解脫出來，涉過浮面的不滿和反感，直接從生活中，從實際的鬥爭裏看見更本質的東西。

自然，即使沿着後一方向發展的，由於像你所說，『小資產階級者的參加革命底道路總是曲曲折折的』，在發展的過程裏，也還要發生許多錯誤，不過只要他能夠不斷的留神這些錯誤，不斷的克服這些錯誤，這是應該給予比較善意的評價的，因爲克服它們，正是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者，在向上的努力上，所不可避免的一個鬥爭的目標。

我們不是施捨者，我們也不是救主，我們的努力，原是一方面要給大事業添一分力量，一方面要獲得自己的進步呵！

我願意自己永遠能夠沿着這個方向發展，使自己的錯誤減得越少越好。

而我也更願意，我前前後後向大家提出的意見，能夠通過你以及M等幾個朋友底清明的頭腦底濾澤，多少起一點微小的影響，不要當它是一種苛求。我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這樣的願望，該不至於完全落空的吧！

（完）

文化短訊

★時訊周刊第四四期業已出版，有「于子三君之死」特稿，于烈士遺像及慘死照片多幀，方東旭之「委護青年」，黃炎培「黃花心事有誰知」，聽笛的「悼亡歌」，「新法西斯運動中的義亂」，MH的「人民世紀」，潮聲的「戰局一周」，D.conde的「日本之今日與明日」，林煥平的「日本會十一月政變嗎？」石仲子「片山內閣的財政政策」，望月的「戰後日本教育的改革」，YSW的「日本政潮的丑角──平野力三」，以及有關英國，暹羅，羅馬尼亞政治人物特稿多篇。

★詩人王亞平，近著長詩中國，母親的土地呵！已由本市北京西路二三九弄六號新豐出版公司於今日出版。

★木刻家章西厓近作「西厓裝飾畫集」一冊，內容別緻，取材新穎，全集六分之四乃用於報紙和書刊上的，六分之二和「採魚集」「漁者」兩幅彩畫，及木刻七幅，都是近作，近由耕耘出版社印就，每冊售四萬八千元。

遊蘇日記

茅盾

「瞎眼者之子」取材於十五六世紀阿塞爾拜疆人民反抗暴君的故事，概要如下：當時有某「汗」不得人心，人民組織武裝反抗，領導者爲一鐵匠之子。「汗」捕鐵匠，令交出其子，鐵匠不從，「汗」挖其雙目。于是人民稱此武裝組織之領導者爲「瞎眼者之子」，其眞名反而不傳。人民之武裝屢次擊敗「汗」之軍隊，暴君本被打倒。此爲本劇主要綫索，其間有穿插之戀愛故事，即「汗」之女深明大義，私與人民武裝有聯系。當「汗」軍屢敗，文武官員都一籌莫展之時，一弄臣獻策，謂倘能盜得「瞎眼者之子」（人民武裝領袖）所騎之駿馬，即可反敗爲勝。「汗」從其計。

事爲「汗」女所知，急遣心腹通報，而已不及。「瞎」既失馬，喬裝爲歌者入「汗」宮刺探。「汗」及羣臣皆不識「瞎」，不幸盜馬者適歸，「瞎」之行藏敗露，遂被捕。「汗」女又設計使「瞎」脫逃，但她自己卻被捕了。「汗」定期將斬其女，然而人民武裝此時已大敗「汗」軍，救了「汗」女，並結束了暴君的政權。「瞎」與「汗」女在慶祝勝利聲中結婚。全劇五幕，豪華的宮廷場面與緊張的戰爭場面，錯綜交織，而盜馬一場，眞馬亦上了台了。

十二時劇畢，回寓後進晚餐，一時許就寢。

──續八十五──

日本帝國主義之復活 陳琴著 基本定價六元

日本投降二年了。在麥克阿瑟管制下的日本，它已民主化到什麼程度？本書第一篇給你簡要的解答。第二篇是進一步列舉事實，說明在管制當局的庇護下日本壟斷資本的復活。第三篇是詳說日本農村問題，把日本統治者的基礎的封建土地關係，予以解剖。從無數實例中，告訴你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管制下不是死亡，而是復活！這對我們中國人，是應該怎樣警惕的事啊！

現代世界民主運動史綱 A‧倫弟著 韋怡譯 基本定價九元九角

這是一本以提供世界各重要國家的人民民主運動底經驗和教訓爲任務的一本歷史綱要。它同時又討論了現代民主傳統的發展，和在這發展中的新哲學的興起，以及這二者之間的聯系。本書雖沒有一般歷史著作的着重史實的敘述，但毫無疑問它準確的描繪出了資本主義興起到帝國主義時代這一段歷史的發展輪廓。在分析某一國家的民主運動時，它總就整個世界形勢來估定它的價值，和對外的相互影響，這是本書成功之處。在譯印間，又得作者修改和補正的信，因此，使本書比原本更加完整。廿五開本一冊。

（上海照定價四千倍發售）

新知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底豐樂里一〇八號

新木刻

第二十六期（週刊·每星期日出版）

典型的木刻工作者

可揚

羅清楨先生參加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是很早的一員，據他「自我學習木刻以來」一文所記，當在一九三一——三三之間。早期作品很受梅斐爾德的影響，比較豪放，後來因接觸了波蘭木刻家 Uedyslaw Skoczylas 那種嚴謹和纖細的綫條以及引玉集諸作品的啓示，遂轉向細緻的描刻，一直到他停止呼吸爲止。

羅氏的創作態度是十分認眞不苟的，雖然生活壓迫得他很厲害，但他從沒有一刻放鬆過刻作的工作，在他短短十年左右獻身木刻工作，會留下了甚爲可貴的成績。

他不僅努力於創作，同時更努力於推進木刻運動的事業，當他在廣東大埔教書期間，爲了解決木刻刀具的缺乏問題，會親自訓練了製造刻刀的工人，出品精良，很受國內木刻工作者的愛好。而指導初學者怎麼學習木刻，尤不遺餘力。

中國的木刻運動，是作爲一種新興藝術運動來推進的，在這個要求下，從事木刻工作的人，就不能單單以個人主義的刻作幾幅作品而滿足，而是應該同時負起足以助成整個木刻運動向前發展的一切粗粗細細的事務，至少在木刻運動在社會上還沒有建立起良好的鞏固的基礎之前。

幾年前我曾建議每個木刻工作者，應担負起創作和運動（不屬於創作的一切有關木運開展的事務）兩重任務，所謂運動工作，它所概括的正如王琦君在「藝術創作與藝術運動」一文中所指出的，大之如組織和教育藝術工作者，小之甚至開畫展則印請帖，發通知，登廣告，佈置會場，……出版書刊則編排，校對，跑印刷廠之類……所有這些工作我以爲也是重要的，它猶如泥土，創作却是從這泥土上長出的花朵，雖然很有些人看不起這種工作，甚至否定這種工作，那實在無異把花朶自園地裏折下移插在花瓶裏一樣，固然它仍舊可以鮮豔一時，但到底不能久持，這是非常不智的想法。

羅清楨先生所以能給予後人深刻的印象和寄予深沉的懷念，就因爲他是中國新興木刻運動中甚爲典型的工作者之一員。

談藝術作品的風格

王琦

同一時代所產生出來的藝術作品，儘管出自許多不同的國家的藝術家之手，但這一時代特有的藝術風格是可以看出來的；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有意大利的風格，有富倫特爾的風格，有德意志的風格，甚至於有北歐與南歐藝術的風格，但達，文西，雲勒爾，房愛克的作品，都會統一於文藝復興時期這一時代的風格中，我們決不會看成其他時代的作品。

同樣，在同一民族中所產生出來的藝術作品，儘管出自許多畫家的手筆，儘管這些畫家都是各有各的派別，但它共同的民族風格是可以看出來的，康士坦勃爾，和泰納兩人的畫法各異，但兩人的作品總顯示出明確的英吉利風格。印象派的畢沙爾和寫實派的米葉，和後期印象派的高更，夏梵諾，儘管他們四人的畫風各別，但法蘭西藝術的風格，都鮮明地保持在他們的作品裏，近代巴黎畫壇上生出了許多不同作風的畫派，但我們看馬蒂斯，勃拉格，路阿，萊格，史與若克的作品，却一眼可以斷定那是十足的巴黎畫派的藝術風格。

每個畫家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不管他在他本身的創作歷程上經過若干次的變化，但這個畫家的風格是不難看出來的。看比加索赤色時代和青色時代以及最近的作品，不論在作風上有多大的差異，但一望而知是比加索的作品，比加索特有的個人藝術風格是存在的。

大的時代藝術的風格，決定於這個時代思潮的影響，次之如一個民族藝術的風格，却決定於這一民族的特性——思想習慣宗教習俗——小之如個人藝術的風格，則決定於藝術家的個性，思想和他對於外界的感受，生活經驗和歷程。

個別藝術家本身不同的作風，總是統一於他個人的藝術風格中，許多畫家不同的作風，又是統一於這一民族藝術的風格中。而所有各種不同民族的藝術風格，却總是統一於這一時代的藝術風格中。

作品風格的轉變，正說明這個藝術家在性格，生活和思想上的轉變，因此有些從頭到尾風格不變的人，也正表示他一生在藝術創作的道路上，他的性格生活和思想是始終如一的，遠之如古代的拉斐爾，近代如巴黎畫壇大師波納，都是這樣的例子，在十七世紀荷蘭大師林白蘭，一生經過了不少的波折，影響到他的思想和生活上的變化，因而他在繪畫風格上前後經過好幾個轉變，現代的比加索，是風格轉變得最迅速的一人，但風格的轉變，却並不是隨着思想生活一下子就可以表現出來的，也正和他的思想生活並不是突然會轉變一樣，當中還須經過一段遲緩的蛻變過程，在局外人是不會察覺出來的。比加索在上前年加入了法共，在他的思想上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但近三年的今天，我們還不能從他的作品上看出他在風格方面的轉變，但我們相信爲了要把他的作風和他的思想配合，遲早他的風格是會轉變的，現在也許還是蛻變的過程。

風格不是一件固定的成品，可以把它來隨便加在某一個藝術家頭上，便算給他戴上這種風格的帽子，片面的要求某個藝術家要形成某一種風格是辦不到的，前面說過，風格的不同，是顯示出這個藝術家性格思想生活的不同，和他對於社會事物看法的不同，於是又決定了藝術家表現事物性質上的差異，即是他採取的題材的差異，拉斐爾的美麗淨化的風格，絕不能裝進像米克耶琪洛那樣雄壯有力的內容，也正和柯洛不能代替米葉，塞尙不能代替台加的工作一樣，他們雖處同一時代，甚至同屬一派別，但各人的風格是獨立的。

在木刻上阿尼斯派克那種纖細柔美的風格，本來就只適於表現插圖性和裝飾的花鳥蟲魚，於凱綏珂勒惠支那種雄偉力强的風格，則宜於表現人民大衆的生活鬥爭，派克和珂勒惠支兩人工作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至於她兩人的藝術在歷史上的評價如何？那要看批評家的觀點如何，但假定我們肯定珂勒惠支是比派克來得偉大，而要勸派克也去走珂勒惠支的道路，總是最愚笨而不合理的辦法，强迫某一方去抑制自己特有的風格而去牽就別人，效顰別人，結果總是連自己原來特有的一點風格也一起淹沒掉了，而把自己的才能葬送了。

自己的風格應該永遠地珍視它保持它，任何適宜於你的風格表現的事物，便大胆地去表現吧：藝術不可有半點作僞，不可有半點勉强，藝術家如果顧慮到某種批評，或者迷惑於某種流行的風氣，而勉强去表現那些和自己風格完全不調和的事物，或者去摹擬別人的風格，那十足是阻塞自己風格發展的道路，把自己的藝術生命扼死而後已

城裏的事　西崖

火矩

羅清楨遺作

本幅作者羅清楨先生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五日因患腸結核病逝於廣東故鄉，今年恰爲他逝世五週年，特爲選刊遺作一幅，以爲紀念。——編者

怎樣拓印〔九〕

技法講座

安懷

因爲這兩種東西的面積都不大，同時又是一小塊一小塊散拓上去的，如果碰到一種各色並不相連的套色木刻，我們便可以取巧的把幾種顏色都刻在一塊版上，比如左上是深藍色，左下角是黃色，右上角是淺藍色，右下角是紅色，它們是各自分離開的，這時我們只消在一塊版上分別套上四種顏色，而一次拓印出來了。

第一色印好後，要繼續印第二色時，你必須注意第一色是否已相當乾燥了，要是還潮濕着，那麼馬上又印上第二色，就常常會因爲摩壓的關係，而把紙張弄破，這是很可惜的事，不能太大意。

套色木刻，原不限於油墨套印一種，有的用水和顏料，有的用圖案廣告顏料，也有光用濃淡不同的墨水的，但我以爲可以把它分爲二種，一是油色套印，一是水色套印，油色如油墨和油畫顏料等，是用油類調色的，上期所講到的，便是這一種。水色是用水調色的。兩種在拓印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異，只是油調較富有黏性，水調却完全沒有黏性。另外在敷上顏色時，水色套印，不能用滾筒或橡皮，而需用毛筆或排筆，蘸了顏色刷上去，同時水比墨更容易給木板吸收去，因此，拓印的動作應該要比較快捷，以免乾掉。

此外，還有一種同一顏色，而有深淡兩種色度的拓印，如主物很濃，背景物却灰淡，倘若拓印得法，也是很有趣味的。不過，這不能算是套色，但也不同一般單色木刻，功夫全在於拓印上，因此也順便在這裏提出來談一談。

這種木刻的拓印，可以用如下兩種方法達成之：

一、在刻好的板面上，打上一層油墨，覆上紙張後，先用手在紙背來回摩擦，使板面上的綫條隱約的顯出一些痕跡，然後用拓器專在需要重色的部份磨壓，（淡色部份，已因手的摩擦，而吸取了淡淡的一層灰色），結果便得到深淡兩種色度的效果了。

二、當打上了油墨後，不待紙張覆上，便先用布片或棉花或軟紙把需要印成淡色部份的綫條或版面，揩抹一通，使着於板面的油墨，已有厚薄之分，然後再覆上紙張，照拓印普通單色木刻那樣，用拓器在上面平均的磨壓，結果也是一樣。

拓印雖不是一件繁難的工作，但把一位善於拓印的作品和一位不善於拓印的作品，兩相比較，其給予人們的印象却有很大的差別。前後在這裏所談到的，只是拓印上極基本的常識，要怎樣才能把一張作品拓印得很理想，却必須在實踐中慢慢的領會。同時因爲未能附入圖例，敍述也就不免抽象空洞，這是很抱歉。

怎樣拓印，講到這裏爲止。再見。——（全文完）

木運簡訊

一·全日本新木刻運動會議主催，由徐逸推、錢瘦鐵、內山嘉吉等主辦之中國現代木刻展覽，於十月十八、十九、廿日在日本東京展覽三天，日本藝術界對於中國現代新興木刻藝術甚爲重視，並一致予以好評。

「威脅」

現代木刻名作介紹之八

法·蒙格阿 Manceau 作

藝術是時代生活的反映和藝術家個性的表現，但藝術家的個性，也決定於他所處的時代和生活環境的，蒙格阿不愧爲現代的 Degas，他處在世界的花都巴黎，受着那裏酒和女人的薰染，表現在他的畫面上也離不開，酒場、樂舞、女人、賣淫婦、酒徒——這一套。他時常出入於下等酒場和妓女之羣，把他自己對於她們生活的觀照表現在畫面上，但說他純粹的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在描素她們的生活，也不盡然，我們從他的畫面上，可以看到一些蒼白的可憐的醜惡的面孔，和那些狂放不羈的，猙獰而油滑的和兇狠的面孔。表現出作者頗是有些同情於這般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羣。

蒙格阿慣於運用黑筆作畫，從强烈的對比和整齊的綫條上，顯出良好的效果，他的木刻，由於受素描影響太深的緣故。刀味和木味是比較欠缺些，但那種別開生面的佈局和綫的運用，頗有可取法之處。他善於處理大塊的空白地位，而着重在重要部份的描寫，有時略帶誇張，雖然有點脫離眞實，但却無傷於全體畫面的統一。（琦）

關於新會員國入會案

維辛斯基的演說辭

十一月十七日聯合國大會會議討論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機構案時，蘇聯代表維辛斯基的演說辭全文如下：

『已經向我們提出的，就是七項草案。瑞典代表團，只限於要求從一般原則的觀點，來重新審議要加入聯合國機構的所有各國的申請。波蘭代表團提出一份草案，建議安全理事會向常任理事們應就這個問題互相協商，而其他的代表團，除了比利時提出特別的草案，提議依照憲章第四條訴諸國際法庭一節以外，都是提議向安全理事會建議重新審議關於葡萄牙、愛爾蘭、外約但、奧國、義大利及芬蘭加入聯合國機構的問題。

『蘇聯代表團只同意一種建議，就是波蘭代表團剛才辯護過的那種建議，因為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們，雖然已經就這個問題一再舉行過協商，乃至公開地討論過，並且會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機構案舉行過表決，然而迄今還沒有達成協議，於此事所必要的一致協議，如就此來再行協商，自然是不容加以反對的。

『對於其他一切提案或草案，蘇聯代表團理應採取否定的立場。

『我要簡略地闡明我們的論據，而蘇聯的代表們先前已經對安全理事會及第一（政治）委員會中陳述過的那一切論據，乃至其中大部分的論據，想不再贅。

『首先，我要說一說比利時的關於訴諸國際法庭一節的爭議。事實上，為什麼要我們去訴諸國際法庭呀？想來是要我們請那個機關給我們一種與討論中的問題有關的憲章第四條的解釋罷，而且應該就這一個草案中所擬定的這一種問題的形式來提出解釋，草案中問：聯合國機構的一個會員國，對於由安全理事會中或聯合國大會中用表決方式通過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機構一節，表示其意見時，根據憲章第四條，這一個會員國是否有權利以該條第一款中所未規定的原則，作為同意准予入會的條件；草案中並進一步問：聯合國機構的這一個會員國，一方面承認某一國家符合該條的條款了，即以否能再提出條件，准許其他國家加入聯合國機構，作為對上述那個國家的入會投贊成票的條件。

『比利時代表團就這樣子陳述其提案的，而這個提案一時已為第一委員會接納，今天要來建議聯合國大會予以批准了。

『我們相信以這樣的建議，以訴諸國際法庭問題，是毫無理由的。的確，我們難道會用不是憲章第四條第一款中所規定的原則作為我們同意任何一國加入聯合國機構的條件嗎？那麼，為什麼明明白白了？獲得對這種詢問的一個否定的答案而去訴諸國際法庭呢？自然不能夠摒棄呀。除了和新會員國入會一節直接有關的條文以外，我們不能夠以任何別的條文為指針。

『因為憲章第四條明文規定，新會員國的入會是以他們保證履行某種義務為條件，而且如果聯合國機構認為牠們能夠並且必將履行憲章中所規定的這些義務，那麼，就當然不容予以拒絕。這規則必須服從，那是毫無懷疑的理由的，去問國際法庭我們應對這個規則抱什麼態度，那也是毫無理由的。

『再看第四條第二款中所說：任何新會員國的入會，應由聯合國大會根據安全理事會的建議，辦理。這也是夠明白的說明。無論如何總不必訴諸國際法庭呀。所有的一切條件，已規定得那麼明明白白，國際法庭實際上還能夠說什麼呀？聯合國大會還期望國際法庭幹什麼呀？

『有些發言的人，在這次辯論新會員國入會案時，不肯照實際情形向大會分析這些問題，而在這裏竟一味從事故意的狡辯，問起安全理事會的或聯合國大會的任何一個會員，是否可以用非憲章第四條所規定的那原則，作為表決時贊成或反對某些國家入會的條件。但是，先生們，這並不是問題的要點。我們當然不能夠以這種方式提出問題的。而我再說一遍：我們必須以第四條為指針。

『那麼，另一個問題發生了：我們可以用別的國家也一同入會作為我們同意任何一國入會的條件嗎？如拘泥形式的來說，這當然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們要論證的，並不是形式方面。我們難道真正只是討論這兩方面嗎？我們絕對地確信：事實上這個問題決不是止於這兩方面。

『衆所周知，蘇聯代表團，以及蘇聯政府，依照憲章第四條及其所含正式的規則，反對准許葡萄牙、愛爾蘭、外約但、奧國、及義大利這類國家入會。而關於義大利，我要另外再談。

『唔，這種態度的動因是什麼呢？第一，葡萄牙與愛爾蘭決不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現在，擴大究長的討論快要結束時，我自然不能詳細發揮這個論據，而且我們以前已經完全明確地論證過了，必要時還可要逃，現在就更不必細說了。愛爾蘭與葡萄牙，從前曾替法西斯主義幫兇，與聯合國及愛好和平的民族鬥爭，會替法西斯主義幫兇，並行反對和平的鬥爭，而且順便說一句，與和佛朗哥西班牙——歐洲法西斯主義的這個最後苗裔與遺孽——保持着親切的關係，我們鄭重聲明，決不能承認這類國家是愛好和平的，所以那明文規定愛好和平的國家才得加入聯合國機構一節的憲章第四條第一款，對這些國家是不能適用。

『然而，如果你們要訴諸國際法庭的話，那也不應該是關於憲章第四條，不應該是關於你們在這兒所陳述的，國際法庭加以解釋的。而你們如果要訴諸國際法庭的話，那麼，就該提出另一問題——就是，把愛爾蘭和葡萄牙認為親法西斯國家是否正當，在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各國對德義法西斯主義進行偉大戰爭的期間，他們是贊助還是對抗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各國。你們準備以這種方式提出問題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決沒有理由提起憲章第四條，也沒有理由一味從事曲解第四條的第一款。

『我們不應該這樣，而應該斷定我們現在正考慮其入會問題的，這些國家政治的和社會的本質。蘇聯代表團聲明，現在一如過去一樣，關於允許這些國家加入聯合國機構一事，蘇聯代表所反對作肯定的決議，決不作一寸的讓步。蘇聯代表團一如先前一樣的反對愛爾蘭和葡萄牙加入聯合國機構，倒不是如某些人所武斷的由於蘇聯代表團曲解憲章第四條的條文。關於這一條的解釋，任何一種爭論，總是能夠造作一個法理的程式和法理論點。法理的本質，絲毫無關。法理的程式，不過是一種表現政治理想的和政治手段，都是因為法學理的目標，都是為了同一的政治目標。沒有政治學的法理學，只是一個空洞的法理學罷了。

『沒有政治學的法理學，根本是不存在的。法理學，本是以法定程式闡明政治理想的一個工具。目前我們並不關心法理程式，而是關心政治方面，我們說：在整個戰爭期間，愛爾蘭和葡萄牙是作為法西斯主義的同謀者們——德國，義大利，甚至日本——在進行活動，因為她們並沒有和柏林——羅馬——東京軸心中任何一國斷絕關係。

『除了這個緣故，比利時代表團的草案中所闡述的問題，是全然沒有根據的，和無的放矢的。用人道，使他們去詢問國際法庭：反對愛爾蘭加入聯合國機構的聯合國的任何一個會員國，是否可以援引為憲章第四條所沒有規定的事態。你們正是這樣陳述你們的問題。我再說一句：以這樣的方式把問題提出來是無聊的，因為沒有一人也沒有在任何地方授權為憲章第四條所沒有規定的事態呀！

『我們可以把問題提出來的唯一的方式，是：愛爾蘭和葡萄牙，是不是憲章第四條中所指的那種類型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她們是不是可以要求加入聯合國。如果以這種方式把問題提出來，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她們不能夠提出這樣的要求，因為她們不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因為只有屬於對法西斯主義作戰的陣營中的，才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因為反對愛好和平的國家而支持法西斯主義的那些國家，不能被承認為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便是這樣提出問題來的。

『更進一步，有人要我們去問國際法庭，是不是可以用准許其他國家入會，作為准許某些國家入會的條件。用這一種詢問去訴諸國際法庭，也是同樣沒有根據的，因為如果我們只拘定這個問題的法理方面，對於這一個問題就只有一個回答。

『但是，應該計及的，並不單是形式的法理的方面，委員會的多數已經決議，向大會建議允許葡萄牙、愛爾蘭、芬蘭、奧國、義大利、外約但——最後一國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國家，是英國曾經三次承認牠是一個獨立國家，然後又否認牠是一個獨立國家——等國加入聯合國機構，但同時卻又反對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等國加入聯合國機構。這是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嗎？這是合乎道理的，可以容許的嗎？

『拘泥形式來說，我們自然可以只允許某一個國家加入聯合國機構。但是你們有什麼理由，有什麼道義上的理由，去反對符合憲章一切要求的其他國家加入聯合國機構呢？允許芬蘭加入而反對匈牙利加入，允許義大利加入而反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加入，拒絕阿爾巴尼亞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為什麼，根據什麼理由呢？

『你們——我指的是作這樣決議的第一委員會的多數——是以政治動機為指導原則，而不是以合法的條件為指導原則。如果是這樣，我們也將從政治動機出發。在這種情況下，你們要向國際法庭提出問題時所用的方式就不充分了。多數是不是有資格問，允許某些國家加入，而又不允許符合憲章一切要求的其他國家加入。

『換一句話說，這一個問題也必須從法理程式的水準上提高到政治問題的水準上來。

『蘇聯代表團聲明：第一，不能允許愛爾蘭和葡萄牙加入聯合國機構，因為她們曾經是法西斯主義的同謀者們，至今沒有洗除牠們的罪過，還沒有洗去牠們的這種污點。其次，我們說，也不能允許外約但加入聯合國機構，因為她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或者自主的國家，因為我們相信憲章第四條中所指的是自主的國家，而不只是由於某種國會才被人稱為一個國家的一些國家。何況外約但正在做着大敘利亞夢，而且正在朝着一個方向進行某些企圖的時候，她是否真正致力於愛好和平的目標，就連現在，我們大家也全然不清楚，既然是這樣，我們就沒有理由承認她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因為甚至如今她還在大肆宣佈她的大敘利亞計劃而危及和平，所以即使有人承認外約但為一個自主國家，那也是我們斷然否認的。

『外約但正在擴拖着憑藉武力和強暴手段，把其他國家統一她在自己的阿布杜拉皇位之下的夢想，這樣威脅着其他國家。

『關於奧國，我們聲明：奧國的地位是由停戰條款決定的，因此在她取得獨立和自主國家的地位以前，換一句話說，在她被其他國家管制的時候，決不容許讓她加入聯合國機構，因為被其他國家所管制的國家是不隸屬於聯合國的。為了這個緣故，我們反對奧國加入聯合國機構。

『至於義大利，我們反對從前德國五個衛星國家之中挑出一個國家——義大利來，把牠拉到享有特權的地位，而把其他四個國家拋在背後去。蘇聯代表團更不得不請大家注意由於對義大利的這種態度而產生的對阿爾巴尼亞的奇怪的立場，阿爾巴尼亞的愛國者們，曾經英勇的和義大利及德軍作戰，牽制住敵人的相當數量的軍隊，否則那些敵軍一定會調到西線去了。

『從一九三九年開始，阿爾巴尼亞就建立五個游擊隊的編制，對義大利侵略者作戰。在一九四二年，她把她的游擊隊的實力加到一萬人，到一九四四年增加到七萬人。英美軍事當局雖道畢竟沒有及時承認弱小而英勇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在反抗我們共同敵人的鬥爭中所作的重大貢獻嗎？他們的確承認過，這一點他們也沒有否認。

『就道義上，政治上，法理上說，阿爾巴尼亞的貢獻已經為全世界所承認了，現在，當我們要准許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的時候，有人說由於在科孚海峽上的某一種事件的緣故，不能允許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機構，雖然附帶說一句，始終沒有人可以證明阿爾巴尼亞對於那一個事件應受人責備。

『雖然是這樣，而某些人士甚至為還未審理這一個案件的國際法庭預先規劃好一個判決，反對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機構。他們為要這樣做，竟將一切置之不顧，甚至不顧對義和約中與阿爾巴尼亞有關的所有的條款，即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二各條，而阿爾巴尼亞從義大利取得賠償的權利也是被承認的。天，這是多麼奇怪的一個現象呀！義大利，必須賠償阿爾巴尼亞在戰時所受的損失的，竟可以加入聯合國機構，而阿爾巴尼亞——被義大利法西斯份子侵犯、欺凌、侮辱和蹂躪的一個國家，在戰時受過必須由義大利負責的災難的阿爾巴尼亞——這一個阿爾巴尼亞，反而被關在聯合國的門外。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世界上的一般人民會對我們作何感想呢？他們一定會說：我們容納先前曾經對阿爾巴尼亞——和法西斯份子作戰的一國——掠奪過和殘害過的一個舊法西斯國家加入聯合國機構，而那一個被掠奪和殘害過的國家——阿爾巴尼亞，她的一切災禍都是義大利所賜，應該由義大利賠償的——卻被拒絕加入聯合國機構。

『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公道嗎？這是合於邏輯的嗎？這是合理的嗎？蘇聯代表團回答說：不，不，一千個不。這是既不合於邏輯，也不合理，更不合於公道。

『至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情形怎樣呢？她雖然是一個小國，但是曾經獻出她的軍隊對日作戰，由於參加抗日鬥爭，對於戰勝日本有過很大的貢獻。然而，有人對我們說：「在蒙古人民共和國侵犯中國邊疆以後，我們如何能夠承認她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事實上是中國侵犯蒙古的邊疆，而不是蒙古侵犯中國的邊疆，一位分析家，在八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對於中國認為問題中的領土是屬於中國的一節，他表示非常的驚訝。從文件上已經證明，這不是中國的領土，侵犯這片土地的是中國人，而不是蒙古人。

『然而，這却被人提出作為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機構的動因了。這是合於邏輯的嗎？這是合理的嗎？或者合於公道的嗎？對於這些問題，蘇聯代表團強調地回答一個不字。因為這是不合邏輯的，不合理的，不公道的。

『那麼，這些草案下的還有什麼呢？什麼都沒有了。那只是些空洞的聲音，那都是無關的東西。今天，在這裏要投票贊成這些草案的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徹底瞭解，這些草案作為建議發還安全理事會的時候，蘇聯代表團將要加以反對，一如現在這樣，蘇聯代表團將要保衛牠過去和現在所守的關於這些爭點的那同一的原則。每一個人都應該明瞭，我們在這一個最後的原則上決不讓步。

『換句話說：把這些建議提交安全理事會，只不過表示發動一次政治性的表演吧了。我們也是從這一種觀點上去看這一件事情的。然而，請問先生們，你們所要表演的是些什麼呢？你們正在表演的事情，實際上便是鼓勵和庇護親法西斯份子和親法西斯國家。你們支持他們，而投票反對曾經和法西斯主義作戰，在將來反法西斯鬥爭中依舊是真正盟友的那些民主國家。這一種法西斯主義，無論怎樣偽裝，總是要現出它的原形來的。

『因此，蘇聯代表團將要支持波蘭的草案，反對其他的一切提案，認為都是不能接受的，不公道的，和聯合國機構的原則相牴觸的。』

（塔斯社紐約十九日電）

美國的祖德政策

捷報指馬歇爾計劃純為自利

此間『保衛人民報』十一日猛烈抨擊由哈立奧所主持的美國『對外救濟委員會』最近所發表的報告，該項報告中建議給與德國的援助，較之曾經被德國蹂躪的各國應享有優先權。

該報稱：這一份報告書顯示出：美國認為復興德國的工業，乃是牠的首要的任務，特別在魯爾區域的工業。這一件事情大大影響到那些曾經受到德國嚴重破壞的歐洲各國生存攸關的利益，現在美國又在使德國較之那些國家——德國侵略的犧牲者們——享受優先權了。

『保衛人民報』稱：『對於拒絕參加巴黎會議的那些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內，美國的報告可以作為一個新的證據，證明這些國家是對的，否則牠們就勢必要喪失國家的尊嚴了。

這一份報告書證實了：『馬歇爾計劃公開追求着純粹政治的目標』。

（塔斯社布拉格十一日電）